

「……唉…好麻煩啊……」

在婉拒了第五個來向自己邀請共舞的男性之後，繪名難免顯露出了些許疲態。

「託那些傢伙的福，我連塊起司蛋糕都沒辦法好好享用。」

她重新端起被自己數度放置到一旁桌上的碟子與叉子，然後四處張望了一陣。

「……果然還是找個不起眼的角落再來慢慢吃比較好吧。」

物色了一個在大廳邊緣、看起來附近沒什麼人群聚集的樑柱，繪名繞過舞池慢慢地移動過去。

今天是皇宮裡舉辦定期舞會的日子。

詳細的狀況繪名也不是很清楚，但從父親那裡聽說到似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最近晉升了爵位，為了慶祝所以把這次的舞會辦得特別盛大。

若是平常，繪名根本不可能來這種地方拋頭露面。身為知名宮廷畫家東雲老師的長女，平時就不乏有許多急著向她獻殷勤與示好的膚淺群眾——更別說是這種大型宴會現場了，光是剛才那些排隊向她邀舞的人就已經夠她受得。

「……要不是、因為今天的菜單上有皇室御用甜點師準備的起司蛋糕的話。」

繪名靠著柱子一側，在好不容易獲得的片刻寧靜中，用叉子切下了一小口手上的蛋糕然後送進嘴裡。

「——、……」

無論是入口即化的綿密程度，或是起司的濃郁感與香氣，都不是任何市面上的高級甜點店可以比擬的。不愧為皇室御用的技師，手藝高明先不說，就連食材肯定也是選用了一般平民無法取得的——說不定是來自異國產地的起司吧。

「真糟糕……我以後是不是都吃不到這麼好吃的起司蛋糕了……」

光是一口都可以讓繪名回味許久，覺得自己來這裡真是值回票價。她不禁看著盤子裡剩下的蛋糕感嘆著。而就在她又接著吃下第二口、正在細細品味與陶醉的時候——

「……你真的是、表情很豐富的人呢。」

——從柱子另一個角落傳出的話語打斷了她的思緒。

「！」

繪名被突然的搭話弄得心裡一驚，但還是很快地吞下嘴裡的食物並收斂表情，盡可能恢復優雅的姿態看向剛才發出聲音的方向。

站在那裡的是一位身著靛色正裝的青年。由於幾乎是視線死角的緣故，剛才繪名走過來的時候才會沒注意到這裡已經先有來客。

「請問……我們在這裡見過嗎？」

繪名一邊開口，一邊上下打量了幾眼這個又無預警殺出來妨礙自己享用美食的程咬金。

青年的身材以男性來說是偏向精瘦的，身高也不算高。他有著一頭深色的微捲長髮，束成馬尾垂放在一側的肩上，瀏海大部分都向後梳去，只有少許髮絲從耳際邊落下。五官長得十分清秀端正，要繪名評論的話，絕對是可以歸類在「美男子」的分類裡。

「……誰知道呢。是在哪裡見過呢。」

對於繪名的提問，青年沒有正面回應，只是將視線撇到了一旁，一雙紫藍色的瞳孔彷彿放空似的不曉得看著何處。

「我說你，明明是自己先和人家搭話的，那副愛理不理的態度是怎樣——」

對於打擾了自己之後還這種態度的無禮之徒繪名也不打算跟對方周旋下去了，但此時她突然意識到青年那令人生厭的模樣似乎有某種既視感。

仔細回想一下，他剛才說話的聲音也像是還沒經過變聲期一般細膩。即使刻意壓低了音調，但那份聲質還是能讓繪名從自己的記憶中比對出相似的人選。

「——等等、你該不會是……」

「……まふゆ？」

「……」

青年沒有應答，但是重新和繪名對上了眼神。

繪名擅自將這當作是他肯定了自己的猜測。

「你這人……雖然並不意外你會出現在這種場合，但那個打扮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穿男裝？」

在知道對方是自己熟識的人之後，繪名很乾脆地放下了戒心，說完話便又自顧自地繼續吃起了蛋糕。

「……這個樣子比較方便行動。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呼嗯——這樣啊。我還以為朝比奈家的大小姐在出席宴會的時候肯定都會打扮得像個精緻的人偶一樣呢……啊，這個蛋糕真的好好吃。」

「……」

聽見繪名說的話後，まふゆの眉間十分細微地抖動了一下。

「嗯？幹嘛那樣看著我？」

然而繪名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嘴裡的美食上，絲毫沒有察覺到まふゆ的變化。

「不。只是覺得東雲家的大小姐吃東西的禮儀真差。」

但まふゆ這句話她可不能當作沒聽見。

「……哈啊？你可以再說一次看看？」

「東雲家的大小姐——」

「——好了不用真的再說一次！你根本是故意的吧？！」

「……」

まふゆ無視了繪名的怒聲，然後再度將目光往遠方飄去。

「你就是這種態度最讓人不爽了……」

繪名氣呼呼地把最後一口蛋糕放進嘴裡，慢條斯理地吞下之後，拿出自己的手帕擦了擦唇邊。接著她走到稍微靠外的位置，吩咐了一個侍者替自己收走用畢的餐具，隨後又折回到まふゆ的身邊。

「……不繼續吃了嗎。」

「哼，看見你那張臉我就飽了。真是的……」

「這樣啊。」

「……吶，我說你。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往人群裡面看，到底是在看什麼？」

直覺自己再跟まふゆ賭氣下去會沒完沒了，為了避免心情繼續變差，繪名決定換一個話題。

「沒什麼。」

「……」

然而まふゆ依舊毫不領情。

雖然早就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但繪名還是再度因為對方的無趣而感到那麼點無奈。

「唉……你這人。今天可是難得的舞會，你難道要一直這樣站在角落發呆到結束嗎？」

「……」

「都特地裝扮成了和平常不同的樣子？」

「……？」

察覺繪名似乎話中有話，まふゆ回過頭將注意力放回到她身上。

「我……稍微有點意外呢。那個總是以符合『朝比奈家大小姐』的姿態，容貌端正、品格高潔又完美的まふゆ，竟然會穿著男裝出現在這裡。」

「……」

原本也望著遠處發呆的繪名，發現まふゆ正在盯著自己之後便也看了回去。

「……說不定也有些開心？因為是你自己決定裝扮成這樣的吧。可以暫時脫下『朝比奈』的面具喘口氣的機會並不是那麼常有的。」

「繪名、看見我這樣的打扮覺得開心嗎？」

「……你真的很不會聽人說話耶。」

聽見まふゆ的回應，繪名皺著眉頭露出有些複雜的表情，然後轉頭移開了視線。

「我是說，你能夠依自己的想法去做和平常不一樣的事情……這是一個令人開心的進步。這樣聽懂了嗎？」

她的耳根泛著點紅，語氣聽起來也比往常柔和一些。

「……我不知道。」

「唉……」

「但是，能夠明白繪名很溫柔的這件事。」

「……所以說、到底為什麼會理解成那樣啊？」

繪名的語氣帶著不滿、同時略為激動地將雙手交叉在了胸前，但表情看起來不像是生氣的樣子。

「嘛，算了。然後呢？你真的要繼續在這裡罰站？」

「……繪名不用管我也沒關係吧。」

「那種台詞我可不接受喔。」

繪名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

「別忘了是你先跟我搭話的，而且還破壞人家享用美食的好心情。作為補償，直到我滿意之前都不會輕易放過你的，給我做好覺悟吧。」

「……」

聽見繪名的發言，まふゆ雖然表情沒有什麼變化，但身體像是感到無奈般地深呼了一口氣。

「.....還真是任性呢。」

「就說我一點都不溫柔了。對吧？」

繪名說完之後露出了有些得意的笑容，然而まふゆ只是淡然地看了她一眼。

「怎樣都好。就隨你喜歡吧。」

「喔，那好——那麼你就稍微協助我一件事吧。」

邊說著，繪名轉頭看了看四周。

「你也感覺到了吧？從剛剛開始就一直有各種視線往我們這裡集中。你那個打扮雖然會讓大家一下子認不出來是你，但引人注目的程度和原本的樣子比起來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會引人注目不是因為繪名跑到我旁邊大呼小叫的緣故嗎。」

「我才沒有大呼小叫！根本就是因為你的外型帥氣到莫名其妙的程度.....啊、不，沒事。」

大概是講錯了什麼話，繪名連忙撇過頭然後清了清喉嚨。

「——不過確實也不能說和我毫無關係。那些人現在一定都相當好奇吧？究竟是哪家的公子可以站在東雲家大小姐的旁邊，而且兩人還相談甚歡許久、好奇地不得了呢。」

「我們有相談甚歡嗎。」

「.....那種小細節就別管了。回歸正題吧，所以說在奇怪的緋聞臆測滿天飛之前，想讓你幫忙一件事。」

「——拒絕你？」

「才不是.....！而且真要拒絕也應該是我來當拒絕人的一方吧？！真是的。我想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啦、相反。」

『為什麼總是那麼想拒絕我啊？』繪名皺著眉頭碎碎念著。

「？」

「.....舞。陪我跳個一支左右，應該沒有很困難吧。」

見まふゆ只是呆呆地盯著這裡、好像還是沒有理解自己意思的樣子，繪名輕嘆了口氣，然後又接著繼續補充：

「與其留下不必要的想像空間，不如直接讓那些人的猜測變成事實——給他們看到我們共舞的樣子，順便還可以讓想來騷擾我們兩個人的人知難而退。這不是很好嗎？」

「.....」

「如何？反正你現在用的也不是真實身份，陪我一下應該無所謂吧。」

聽完繪名的解釋之後，まふゆ思索了一下。

「.....以繪名來說，算是個不錯的提案。」

「你啊，還是想辦法改改那種說話方式好嗎？真的是聽了就火大.....嘛，那總之我就當你是答應了喔。」

繪名說完後就放鬆了原本抱在胸前的雙臂，然後將手掌自然地垂放交握在身前。她盯著一旁的まふゆ，不發一語地像是在等待著什麼似的。

「.....」

「.....」

然而まふゆ就只是靜靜地和她對視，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其他的行動。

「.....我說你，該不會是打算讓淑女開口向你邀舞吧？可別告訴我你不知道這種時候應該要怎麼做。」

大概是終於等得不耐煩了，繪名對面前的人挑了下眉毛同時抱怨了幾句。

「.....我知道了。」

まふゆ淡淡地回應道。

隨後她稍微挺直了身子，將左手背到後方，同時將右手掌心朝上、伸向繪名面前，接著鞠了一個躬，做出邀請的動作。

「請問在下是否有這個榮幸能與您共舞一曲呢？」

她的臉上也不再是剛才那愛理不理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洋溢著自信的笑容，以及意氣風發的語氣和態度。

——嗚哇、這種毫無破綻的感覺是怎麼回事.....

看見這個畫面的繪名只覺得內心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原本還以為まふゆ會隨便應付自己了事，沒想到居然演得這麼認真，實在是出乎意料。

另一方面繪名也注意到了，就在まふゆ對自己伸出手的時候，有無數比剛才更加熱切的視線投往這個方向.....這下子她可也不能輸啊。

「——當然了，樂意之至。」

回以一個優雅的完美微笑之後，繪名將左手放上了まふゆ攤開的右手掌心。

「謝謝，我的女士。」

接著繪名的手背上有某種輕柔的觸感一點而過。

「?!、你……你這人，不會有點賣力過頭了嗎……」

被まふゆ更加超出預想的行為弄得有些心慌的絵名，忍不住對她小聲說了一句。

「是絵名說要做得接近事實的吧。」

然而這個剛執行完吻禮的人卻依舊面不改色，說完話後又掛上了那副親切的笑容。

「……真是的、…」

絵名決定把現在內心的鼓譟和週遭群眾的嘈雜聲當成一體的，這樣會讓自己感覺好受一些。

……雖然不管哪邊的聲音都代表自己已經輸給面前這個人了，真的是很不甘心。

『……這個笨蛋。』一邊挽上まふゆ的手臂，絵名用只有自己才聽得到的音量又補了這麼一句。

兩人就這樣不急不徐地往中央舞池走去，期間可以感受到有不少人對他們行以注目禮。

像這樣成為眾人目光焦點的狀況，絵名其實並不討厭。因為跟往常不同，她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一位權貴公子、也不必應付某個只是想來沾光的愚蠢平民——那些人在意的只有如何利用她的家世背景來彰顯他們自己的高貴，或是能夠從中撈到些什麼好處而已。

……但現在，她的對象是那個不在乎任何事物的まふゆ。

即使她明白まふゆ大概也沒那麼在乎自己，只是被半強迫式地拉來配合自己的任性而已——但這種事怎樣都無所謂，只要能夠確定她別無二心，那麼絵名自己也能放鬆心情、毫無壓力地和她相處。

真要說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現在這個場合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任何人知道まふゆ的真實身份了吧。

即使沒辦法改變自己身為『東雲家千金』的事實，但只要站在自己身邊的是一位充滿謎團的青年，那麼大家的焦點就也不會放在彼此的身份差異上——他們只會想破頭也想不出那位青年究竟是何方神聖而已。

雖然對まふゆ有些抱歉，不過既然她今天做了一個毫無包袱的打扮，那麼順便替自己分擔點東西走也無妨吧？絵名如此心想。

在移動到一個稍微空曠的定點後，まふゆ走到了絵名的正前方，然後將右手放在胸前彎下了腰——舞蹈開始之前，彼此行禮是必要的。

隨後絵名自然也拎起了兩側的裙擺，對まふゆ微微蹲下欠了身。

——還是頭一次這麼正式地和まふゆ面對面互動，總覺得有些緊張呢。

抬起頭看著又往自己貼近了一步的まふゆ，繪名突然感覺週遭的空氣似乎變得有些稀薄了。

——說起來，我也從來沒有和她靠得這麼近過吧？

一邊想著，繪名牽上了まふゆ的右手，然後將另一隻手搭在她的胸前。

而理所當然地，まふゆ空著的那隻手便環上了繪名的腰。

在兩人視線交會的一瞬間，繪名彷彿覺得自己要被吸進那雙深不見底的靛紫色、不禁屏住了氣息。

「說起來，繪名、能跟上舞步嗎？」

「.....什、...你是把我當成笨蛋了嗎？」

.....若不是那張姣好端正的臉龐接著吐出了如此令人生氣的話語，繪名可能一時半刻還沒辦法回過神來。

「哼，跟我比起來先擔心你自己吧。你從來沒有跳過男步不是嗎，事到如今真的沒問題？」

「.....」

對於繪名不甘示弱的質疑，まふゆ僅僅是用微笑回應。隨後她便領著繪名切入了大廳內音樂的拍點，開始踏起了優雅的步伐。

「什麼嘛.....你根本就很會跳啊。難道你家的教養連男性的舞步都需要學習嗎？」

跟著まふゆ踏步、在她的引導下轉圈，讓裙擺揚起好看的弧度。繪名跳過社交舞蹈的次數也不算少，但如此令人舒適暢快的體驗說不定是第一次。感覺身體很自然地動了起來，完全不需要去煩惱如何配合對方的節奏。

「.....我只是、在上舞蹈課練習的時候看了不少次而已。」

「哈啊？只是看看就學會了，而且還跳得這麼完美？你到底是有多才能到什麼地步啊.....」

「.....」

「真的是令人不爽的傢伙.....」

「繪名好吵。」

「哈啊？！」

兩人就這麼一邊跳著、一邊進行著針鋒相對的對話。但奇妙的是，她們的默契連一次都沒有中斷過——在旁人看來，這兩個人肯定是呼吸相當契合的一對優秀舞伴吧。

事實上，舞池確實也已經空出了大半空間留給她們。不知不覺中，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只是繪名似乎還沒有察覺到這件事。

「你這人真的是.....」

「繪名。」

「……幹嘛？」

「小心腰。」

「欸、什麼——？！」

顧著碎碎念而沒有注意到音樂來到一個高潮處的繪名，在まふゆ巧妙地借力使力之下成功地完成了一個向後下腰的動作。

因為驚嚇而一下子失去反應能力的她，只能愣愣地讓腰間的重量託付在まふゆ的臂彎裡，然後盯著對方那張現在在自己正上方的標緻面容，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

「要起來了喔。」

「喔、喔……」

在まふゆ把繪名拉起來之前，僅僅只有數秒鐘的時間——但對繪名來說卻像是有數分鐘那麼長。

並且在這之後，她突然變得像隻溫和的小貓，就只是順從地配合著まふゆ的舞步。不要說抱怨了、甚至連視線都不敢和面前的人對上。

「……繪名。身體沒有不舒服吧，你的臉很紅。」

「吵、吵死了。現在暫時不要跟我搭話啦。」

雖然不曉得まふゆ的關心是不是真心誠意的，但這對現在的繪名來說一點幫助也沒有。

——這該死的心跳、可以不要再繼續加速了嗎？！

她光是要想辦法讓自己冷靜下來就已經很吃力了。

只是——一旦察覺那個害自己心動到莫名其妙的罪魁禍首就近在眼前，而且不論是手上還是腰上都可以確實感受到對方的溫度時，繪名感覺不管對自己再說幾次冷靜都不會有用了。

「……繪名。」

「什、什麼啦。不是說不要跟我說話嗎。」

「只是提醒你一下，曲子快要結束了。」

「……啊、等等…」

這次繪名很快就理解了まふゆ想提醒自己什麼。

現在跳的舞步雖然是常見的社交舞蹈之一，但繪名鮮少有機會和對手跳到最後結束的地方。理由當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和對方話不投機、簡單說就是相處不愉快，導致繪名總是三兩下就敷衍了事，根本不想給對方更多機會。

至於剩下的理由——自然就出在舞蹈的部分了。

「你、真的沒有問題嗎？不用勉強喔？」

「.....」

隨著關鍵的旋律越來越近，繪名也漸漸緊張了起來。但まふゆ卻一直維持著同樣的微笑，絲毫看不出她有任何一點不安的感覺。

「——繪名只要放輕鬆就可以了。」

就在最後，當繪名迴轉完的身子落進まふゆ的懷中時，聽見了她用和平常無異的平穩嗓音如此說道。不知為何，繪名覺得那是她這輩子聽過的、最讓人感到安心的聲音。

決定將身體的重量全部交給まふゆ的繪名，接下來只感覺到自己的臀部被一把抱起——緊接著整個舞池、大廳.....以及整個世界都開始旋轉了起來。

在天花板迷亂的燈光中，唯有まふゆ精緻的五官是立體清晰的。失去重力感的繪名甚至覺得自己彷彿身處在某種夢境，而有那麼一瞬間、她看見まふゆ對她露出了一抹發自內心的、真實的微笑。

——但那肯定是、錯覺吧。

也許是三圈、或者四圈？繪名沒有細數自己究竟在半空中滯留了多久時間。但在被まふゆ放下來之後，她總有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就連不久前還在強烈鼓動著的心臟，都突然恢復了安穩的頻率。

接著她和まふゆ順利跳完了舞蹈最後剩下的部分，對彼此行完結束的禮，並且獲得了整個大廳的滿堂喝采。

然而繪名對此並沒有任何實感——她現在只想知道自己剛剛對まふゆ那莫名其妙的情緒究竟是從何而生、如今又消失去了哪裡？

為此繪名又拉著まふゆ回到了大廳的某個角落。

「已經跳完舞了吧。繪名還有什麼事嗎。」

「.....有些想問你的事情。」

「？」

繪名看起來有點困惑，似乎是不曉得該如何開口才好。但她還是試著組織了話語並說出口：

「你.....剛才、真的笑了嗎？」

「.....是指什麼。」

「就是.....最後和我一起轉圈的時候。」

「.....」

聽了繪名的問題，まふゆ思考了一陣子。

這令繪名有些意外，因為她感覺考慮得很認真的樣子。

「.....我不知道。」

「嘛.....我想也是。」

繪名嘆了口氣，但她這次沒有輕易放棄追問。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感覺嗎？」

「.....」

「什麼都可以，說說看？」

「總覺得現在的繪名有點像奏。」

「啊.....不過多少可以理解了，有在意的事情就會想要追問到底的感覺。」

「.....」

「哎呦，所以說還有什麼嗎？」

「.....我想、大概是——」

「？」

「——繪名很重吧。」

「什、？！你、你有膽就再說一次看看——」

「繪——」

「不對！你不要再說話了！現在馬上給我閉嘴！」

——啊、真是的！我幹嘛要為了這個笨蛋的事情煩惱啊？

被まふゆ完全不看氣氛的發言弄得一把怒氣又升上來的繪名，雙手抱胸背過了身子。現在她可是真的看到まふゆ那張面無表情的臉就覺得火大。

「你真的是個無藥可救的——」

然而正當繪名還想要繼續數落身後那人的時候，一道不合時宜的尖叫声劃破了整個大廳的喧鬧空氣。

「咦、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繪名轉頭望向了聲音的來源處，只看見那裡的人群十分不安地在躁動著。在逐漸向外散開的群眾中心，似乎有某個人影倒臥在地板上。

「.....咦、...」

但在繪名還來不及理解狀況之前，一旁的まふゆ就迅速靠了過來，抓住她的手把她帶向了大廳的出口。

「等、まふゆ！你突然間怎麼了？還有剛剛那是發生了什麼——」

「——什麼都不要問。快點離開這裡。」

「哈啊？」

「好了快離開。」

「等等、那你呢？」

走出大廳之後，繪名反過來抓住了まふゆの手，希望她能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還有必須處理的事情。」

「什麼事情？剛剛那是很危險的狀況吧！」

「.....跟繪名無關。」

「哈啊？！」

說完之後まふゆ便甩開了繪名的箝制，丟下一句「總之快離開。」就又折回了大廳裡，加上此時已經有不少驚慌的群眾開始從出口通過，導致繪名無法看清楚她究竟往哪個方向去了。

於是，為了不被接下來會冒出的大量人潮捲入，繪名也只能快步地從走廊上離去。

「那傢伙.....應該不會有事吧。」

——沒想到今天一整天亂七八糟的心情，最後竟然也在這麼亂七八糟的狀態下結束。

繪名走出皇宮之後，看著已經稍微出現暮色的天空，嘆了一口很長的氣。

「——喂，繪名。」

「.....什麼啊，原來是彰人啊。」

繪名才剛從皇宮搭乘了馬車回到自己家門口，正打算進門時就被一個身著平民裝束的青年從背後叫住。

那是繪名的弟弟——彰人。

而身為東雲家的次子卻打扮成那樣的理由，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就只是因為他單純地不喜歡遵循上流社會那套禮俗罷了。

「你已經好一陣子沒回家了，再不回來我都快要忘記有你這個弟弟了呢。」

「.....吵死了。我今天是特地回來警告你的。」

「哈啊？我是有做了什麼需要被你警告的事情？」

繪名漫不在乎地隨口回了一句，然而彰人卻突然臉色一沉，面帶警戒地看了看四周。

「.....大街上不方便說話，我們先進門吧。」

「真是莫名其妙耶你.....」

雖然繪名已經在內心對這個老是神出鬼沒的弟弟翻了好幾次白眼，但她還是聽從彰人的話，領著他走進了屋裡。

「……說起來，老爸他在家裡嗎？」

「不在。最近有個伯爵向他委託了畫作，似乎很急的樣子，還替他準備了專用的畫室讓他沒日沒夜地在這裡畫到滿意為止呢。」

「搞什麼……這算哪門子委託？」

「誰知道——？但你也曉得他畫起圖來就跟著了魔一樣，不畫到完美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而且他不在家裡我也落得輕鬆，沒什麼不好。」

姊弟倆一邊閒聊，一邊走上了通往宅邸二樓的樓梯。

「明明你自己畫起圖來也是那副鬼樣子……」

「——哈啊？你是想跟我吵架嗎？」

繪名在自己的房門口停下了腳步，然後轉過身面向彰人的方向。

「真要吵架等你聽完我接下來要說的話再吵也不遲。」

「……所以你到底是要說什麼？」

「嘛，總之進房再說。」

講完之後，彰人也沒問過繪名的意見就直接伸手打開她的房門走了進去。

「喂、你給我等一下！哪有人這樣擅闖淑女的房間的啊？！」

「少來了。你根本就不是淑女好嗎？快點進來。」

對於繪名的不滿，彰人只是不以為意地伸手揮了揮。

「啊——真是的！為什麼不管哪個傢伙都這麼讓人不爽啊？」

繪名激動地握拳往下方揮舞了一下，隨後才跟著進入了房間。

在關上房門之後，繪名看見彰人雙手抱胸、看起來表情十分嚴肅的盯著自己。

「幹嘛？」

「——你今天為什麼會去參加舞會？」

「哈啊？」

繪名困惑地眨了眨眼。

「我要去哪裡應該是我的自由吧？而且你為什麼會知道我去參加舞會……難道是已經有什麼流言傳開了？」

此時繪名的腦中閃過許多自己和まふゆ共舞的片段。在想像變得更加清晰之前，她連忙甩了甩頭試圖把那些畫面趕出腦海中。

「才不是——笨蛋。你的事情早就已經被後面發生的狀況給蓋掉了，根本沒人在乎。」

「什、什麼啦，那種令人火大的說法！還有你怎麼講得好像你也在現場一樣啊？」

「我的確在啊。」

「……哈？」

彰人出乎意料的發言，讓繪名一瞬間突然語塞了。

「我也在那裡。所以當我看見某個笨蛋姊姊和敵人開心共舞的場景時，當下簡直是覺得丟臉到無法直視。」

「……等等，你到底在說什麼？敵人又是？」

一下子接收太多訊息導致繪名有些難以消化。她沒辦法理解為什麼弟弟現在看自己的眼神要帶著怒意——明明自己就沒有做錯任何事才對。

「吶，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和我一起跳舞的人可是まふゆ喔，那個朝比奈家的大小姐。雖然不知道她今天為什麼要穿男裝，但你又是怎麼了？總不會是吃醋吧，我可不記得我有個這麼喜歡姊姊的弟弟喔。」

「啊啊、對。既然你知道那是朝比奈家的人就好說了。」

「……什麼意思？」

彰人表情無奈地用手掌順了順自己的頭髮，然後繼續開口說道：

「……朝比奈家族，他們在皇宮裡的地位排行相當靠前。名聲跟勢力之大就不用說了，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一件比這些都要來得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們家族是世襲的、聖殿騎士。」

「……………哈啊？」

聽完弟弟的發言，繪名呆愣了許久才吐出這麼一個音節來。

「你問那傢伙為什麼要穿男裝？這不是很明顯嗎，因為她今天有警戒會場的任務在身啊。」

「……警戒？」

「嘛。剛剛在會場裡其實躲了不少聖殿騎士，畢竟這麼大的宴會，總是容易成為——」

「——刺客。你想說的是這件事嗎？」

話說到一半被繪名打斷的彰人，挑起眉毛露出一副『喔，事到如今終於聽懂了嗎？』的表情。

「那也就是說，剛才的騷動是你幹的好事？」

「……這個部分就和你無關了。」

「什麼啊！擅自跑回來和我說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話，結果還是不敢讓我知道你私底下做了什麼骯髒的事情嗎？」

聽了繪名說的話，彰人突然變了眼神。然後他像是吃了炸藥一樣，一隻手『碰！』地越過繪名的肩頭大力拍在她後面的門板上。

「——和我比起來，那些傢伙做的事情才更骯髒。」

雖然稍微被弟弟的舉動和猙獰的表情給嚇到了，但繪名並沒有示弱。

「……所以呢？你以為像這樣毫無根據地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是你一直以來不斷追殺的那些十惡不赦的大壞蛋——我就一定要接受嗎？」

「繪名、你……！」

「別開玩笑了！你根本就一點都不了解まふゆ，少在我面前對她說三道四的！她到底是或不是壞人，我會用自己的雙眼去確認——輪不到你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啊——可惡、！」

見到繪名的態度堅決，彰人握緊了原本按在門板上的手，用力把拳頭揮向了一旁的空氣。

「……你完全不明白待在聖殿騎士身邊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那些整天沉浸在陳腐權力和殘酷制度中的垃圾，任何身邊的人對他們來說都只是棋子——等到哪天發現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會被隨意地抹殺和丟棄。拜託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好嗎？！」

「……嗯。所以你到底是說完了沒有？」

繪名就只是靜靜看著彰人在自己面前歇斯底里，然後冷冷地說道。

「……啊啊，好吧。如果你堅持要無視我的忠告那就隨便你，我可沒有餘力再去從聖殿騎士手中保護一個蠢蛋姊姊。」

「那很好，我也沒有拜託你來保護我。」

「……哼。」

稍微恢復冷靜的彰人，在瞥了繪名一眼之後，就離開她的身邊走到了位於房間後方的窗戶旁。

「啊、順便和你說一聲，今天應該是最後一次回這個家。高興吧？你以後都不會再看到我了。」

他一邊打開窗框下的木栓，一邊說著。

「說什麼呢，本來有沒有你就沒差了。要走就快點走。」

繪名雙手抱胸忿忿地回應道。

「……」

然而推開窗戶之後，彰人維持一隻腳跨上窗台的姿勢，又回過頭來看著繪名。

「幹嘛？」

「不，只是想起忘記和你道謝了。」

「哈啊？」

見到繪名一頭霧水的反應，彰人露出了一抹壞笑。

「多虧有你幫忙拖住那個朝比奈家的人，我才能找到警備的破綻完成任務。所以我想跟聖殿騎士當朋友或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吧——哈哈。」

「——、？！」

在理解了彰人話中的含意之後，繪名感到一股難以忍受的火氣從胸口升起。

「彰人、你這傢伙——！」

然而當繪名打算衝上去給那個口出妄言的弟弟一拳的時候，他已經從窗戶一躍而下——等到繪名從窗邊看出去時，大街上早已沒了他的蹤跡。

「……可惡。」

無處發洩怒氣的繪名忍不住重重地捶了窗台一下。

「什麼聖殿騎士、什麼刺客啊……」

她一邊碎碎念著，一邊轉過了身，將身體倚靠在窗邊。

老實說，繪名現在腦袋還是一片混亂的狀態。雖然剛才一心護著まふゆ才會對彰人說出了那樣的話，但事實上她也不認為彰人會無聊到編出這種奇怪的謊言——而且這件事情的嚴重性甚至還讓他急到直接跑回家裡來告誡自己。

「如果、真的如彰人所說……まふゆ是聖殿騎士的話。」

繪名回想起了今天在宴會大廳發生的種種。

『——那個打扮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穿男裝？』

『……這個樣子比較方便行動。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那個穿著男性裝束、擺著一副愛理不理表情的まふゆ。

『……吶，我說你。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往人群裡面看，到底是在看什麼？』

『沒什麼。』

……那個總是不發一語、放空似的望著遠方的まふゆ。

結果，沒想到打從一開始まふゆ告訴繪名的答案就是事實——就連她那不時眺望人群的行動，都是因為身負警戒會場的任務而必須執行的吧。

……然而。

『是你自己決定裝扮成這樣的吧。』

『——你能夠依自己的想法去做和平常不一樣的事情……這是一個令人開心的進步。這樣聽懂了嗎？』

——繪名卻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說出了如此自以為是的話來。

「……哈哈。」

想到這裡，她不禁乾笑了幾聲。

「笑死人了，什麼叫做『依自己的想法』啊。」

「まふゆ今天會做那樣的打扮不就只是因為任務需要嗎？到頭來她還是跟往常一樣，只能遵循著他人定下的規則行動……就像個笨蛋。」

一邊說著，繪名不由得下意識地用雙手揪緊了自己的裙擺。

『……我不知道。」

『但是，能夠明白繪名很溫柔的這件事。』

「——居然還把我一廂情願的想法解讀成這樣、到底是笨到多無可救藥的地步……」

慢慢地、繪名倚著牆壁蹲坐了下來。

「.....真的是個、大笨蛋。」

她抱著自己的膝蓋，將表情隱藏在衣服的布料中。

「如果有任務在身的話、就不要和我搭話啊.....」

「為什麼要配合我的任性.....還讓我天真地以為可以把多餘的壓力加諸在你身上.....」

「.....為什麼、要答應和我共舞.....」

繪名縮了一下身子。

「你這樣....、....

「不就、害我變成.....彰人的共犯了嗎.....」

「.....笨蛋.....」

混著些微哽咽的呢喃聲、隨著那將窗簾吹起的晚風一同飄去，最後消散在了房間一角。

夜色已經降臨，街道上負責提前點起路燈的人們工作也將進入尾聲。

微弱的光線從窗外落進了房內，多少減輕了裡頭昏暗沉重的空氣。

對繪名來說，獨自懷抱悲傷去度過夜晚並不是多麼稀奇的事情。

但這還是第一次、她深刻地感受到內心又多了一人份的痛苦。

同時，繪名也十分清楚——

——那就是、這樣的夜晚，未來恐怕還會再持續下去。